

中国蟋蟀油葫芦谱

AUTHOR: PROF. WU JI CHUAN
ATLAS OF CHINESE BLACK
FIELD CRICKETS

吴继传 著



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中国蟋蟀文化内涵丰富,包含蟋蟀、油葫芦等众多内容。但从古至今除有前人著《中国蟋蟀谱》广为流传外,不见其他尤其是油葫芦种的谱系专著,本书正是作者基于此而集几十年研究经验撰写成的一部传世力作。

本书共分10章,对中国巨蟋及油葫芦的历史、系统分类、鸣声学、形态、命名、人工饲养与选择等,都作了系统的描述,尤其是书后所附的128页油葫芦彩色图片,更是再现了中国各名、优品种油葫芦栩栩如生的雄姿,有令人爱不释手之感。

本书是昆虫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是蟋蟀爱好者的必备指导。

中国巨蟋油葫芦谱

吴继传 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6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½

印数:001—3000 字数:120 000

ISBN 7-03-005649-3/Q·674

定价:38.00元

序

中国蟋蟀文化有 1000 多年历史,自古只有中国蟋蟀谱,而从没有见到过中国巨蟋油葫芦谱。中国油葫芦能斗善鸣,又是中国蟋蟀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油葫芦种群庞大,名种繁多,怡养鸣虫技术与手法,深奥玄妙,人称中华第二虫,而在冬季鸣虫叫谱中又居首位。

本书笔者对中国油葫芦资源,多年做了全国性的科学考查,对油葫芦的属、种进行了广泛的采集、研究与分类考查。

本书对中国油葫芦的概念、历史、分类、属性、品种、形态、命名、怡养、繁育等等均作了详细论述,并首次推出中国巨蟋油葫芦谱系。

油葫芦在中国昆虫学上仅仅是几行到几页的记载,而本书则以十一章三十八节的篇幅,洋洋洒洒十几万字写成,囊括了中华大地半个世纪所产天然与人工繁育之油葫芦的名种、超品与奇虫。记录逼真并刊载了 120 多幅珍稀名贵奇虫的彩色图像,还有百年不遇的奇虫,可称世界油葫芦图谱之最。故本书是中国

油葫芦最详尽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权威巨型专著。

本书作者集近 40 多年的心血,汇集精华,苦心钻研纂写,可谓旷世力作。对我国广大的蟋蟀与冬虫爱好者及昆虫科学工作者来说实属一部必读的油葫芦知识大全,同时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与观赏性。书中的超品奇虫图像,给人以美的享受,因名种濒临绝种,更有传世价值。

吴继传教授为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所著之书,是在昆虫学的基础上,深入浅出,理论性深、科学性强,图像珍稀名贵,有极强的吸引力。代表现代中国蟋蟀科学研究水平。

吴继传教授倡议中国蟋蟀文化,因蟋蟀活动确实有利于身心健康,蟋蟀比赛与冬季鸣虫属于趣味性极强的群众娱乐活动,是爱好者的一种很好的运动与休闲方式。

于道中 罗希尧

注:于道中教授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体委科研所群体研究室主任

罗希尧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学院体育系统研究会理事长、北京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理事长

前 言

中国人怡养蟋蟀之风最初来自民间,约在唐代黎民百姓庆祝秋收时在地下挖土为圆坑,捉两只蟋蟀比斗寻求一乐,赢个丰收饼(即今天的月饼),后来传入宫廷。因蟋蟀能鸣善斗,颇具情趣与魅力,后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宠物制金笼、烧雕罐以畜养。历史上多少名人、诗人、文学家都留下了关于蟋蟀的诗、词、歌赋与论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流风造韵、蟋蟀轶事,经过一千多年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蟋蟀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中国蟋蟀文化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后遍及全国,现西到长安(西安),北到内蒙古,东到江浙,南到海南,广有群众基础,有些通都大邑家喻户晓。

中国蟋蟀文化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直至今日经久不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据初步统计,中国现今才是蟋蟀爱好者最多的时候,仅上海、江浙,蟋蟀爱好者就数以百万计。中国蟋蟀热席卷东南亚,多少外宾为中国蟋蟀文化慕名专访,故中国人更应正视中国蟋蟀文化,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习俗,敢于正视、

敢于弘扬。正如一些友好的外国朋友所说：如日本的大相扑，19岁体重长到300多斤实际是畸形肥胖症，半裸相扑并不很文雅，但是日本人的民族习惯，日本人敢于向世界宣传，现已为世界所承认，并已成为国际体育比赛项目。又如西班牙斗牛，为此活动每年西班牙要有不少人被踩伤摔坏，但它却是西班牙人的民族习惯，人家敢于向世界宣传，故现在世界上只要一提起斗牛就想起西班牙。

而中国的蟋蟀文化有一千多年历史，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曾被外宾称为最具东方色彩的中国文化，多少外宾慕名专访，而中国人自己却不予以正视，躲躲闪闪，自认为“拿不出手”、“不能登大雅之堂”、“小孩玩艺儿”、“玩物丧志”、“不务正业”、“四旧”等等。

中国蟋蟀文化是民俗，也是一种艺术，还被称为国萃。在学术上已形成一套中国特有蟋蟀学，中国蟋蟀文化除秋季斗蟋选、养及其用具等外，第二大部分就是中华冬季鸣虫。冬季人工繁育的冬虫主要用于观赏与听叫，中华冬虫从明朝起直到今天，经久不衰，是中国蟋蟀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占1/2的比重。在中国冬季三大鸣虫中，叫得最好、讲究最多、内容最深者，首推油葫芦，而中国自古只有蟋蟀谱，无油葫芦谱，故今日纂写《中国巨蟀油葫芦谱》，古今中外尚属首次。笔者带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助手，多年

来对中国油葫芦资源进行了全国性的普查与科学考查,对油葫芦的属、种进行了广泛的采集、研究与分类;对中国油葫芦的概念、历史、谱系、形态、命名、饲养、繁育等均作了详细论述;累集了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名优奇特油葫芦的珍贵图像、记录,有很高的观赏与保存价值。另外应提一下,本书在纂写时王音副教授主动寄来与吴福桢教授一起发表的《油葫芦种类与识别》一文供参考。在油葫芦拍摄中,除大量天然名优奇虫外,还选用部分人工繁育的冬虫油葫芦,其中一部分是由孙玉良及助手王静安等人提供的,在此一并鸣谢。限于工作繁忙,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吴继传

一九九五年秋写于北京

目 录

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中国油葫芦的概念与历史	(1)
第一节 中国油葫芦的概念与范围	(1)
第二节 中国油葫芦简史	(3)
第二章 中国油葫芦在昆虫学系统分类中的 位置与种类	(14)
第一节 中国油葫芦在昆虫学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14)
第二节 中国油葫芦属的种类	(15)
第三节 观赏畜养中的广义油葫芦	(28)
第三章 中国油葫芦的鸣声学	(39)
第一节 油葫芦为何鸣叫	(39)
第二节 油葫芦的鸣声鸣叫种类	(40)
第三节 油葫芦的鸣声与听器机制	(50)
第四章 中国油葫芦的形态	(59)
第一节 中国北京油葫芦与中国斗蟋的区别	(61)
第二节 中国油葫芦翅的形态基本知识	(70)

第五章	中国油葫芦的分类与命名	(76)
第一节	北京油葫芦分类与综合命名	(76)
第二节	北京油葫芦按脑线分类与命名	(79)
第三节	北京油葫芦项的分类与命名	(82)
第四节	北京油葫芦翅的分类与命名	(83)
第六章	中国油葫芦谱	(89)
第一节	中国北京油葫芦谱	(89)
第二节	北京油葫芦中的异色超品、上品及中品	(102)
第三节	北京油葫芦的异形超品	(108)
第四节	北京油葫芦中的异形上品	(111)
第五节	北京油葫芦中的异形中品	(117)
第六节	北京油葫芦中的异形次品	(120)
第七节	南方油葫芦谱	(122)
第八节	花镜(双斑蟋)油葫芦谱	(124)
第九节	巨蟋谱	(126)
第七章	油葫芦谱系细分系列	(128)
第一节	北京油葫芦整色谱系系列	(128)
第二节	北京油葫芦异色、异形、异相谱系系列	(130)
第三节	其他油葫芦谱系系列	(136)
第八章	油葫芦的饲养与选择	(138)
第一节	油葫芦的饲养	(138)
第二节	油葫芦的选择与促叫	(140)

第三节	油葫芦的点(粘)药技术·····	(144)
第四节	冬季畜养油葫芦的专用葫芦·····	(151)
第九章	中国油葫芦的人工繁育·····	(153)
第十章	油葫芦营养学·····	(164)
第一节	油葫芦所需的营养元素·····	(165)
第二节	碳水化合物与油葫芦营养·····	(166)
第三节	蛋白质与油葫芦营养·····	(171)
第四节	脂类与油葫芦营养·····	(180)
第五节	维生素与油葫芦营养·····	(185)
第六节	无机盐类与油葫芦营养·····	(213)
附:中国油葫芦彩色(原色)大图谱		

第一章 中国油葫芦的概念与历史

第一节 中国油葫芦的概念与范围

中国油葫芦，有几种写法，如油胡鲁、油乎卢、油葫芦、油壶炉等，主要取其音。而不同地方又叫法不同，有的叫大蟋蟀，河北昌黎叫毫螭虫，华北、华东各地均称为油葫芦，日本则叫阎魔蟋蟀。一般常用还是写油葫芦为正。至于这种虫为何叫这个怪名，已难找到确切的权威文字依据与考证。在中国的京戏与昆剧《十五贯》中有个诨号叫“油葫芦”的角色，而在鸣虫中也有个名气很大的蟋蟀叫“油葫芦”。“油葫芦”这名字相传是因古代装水、装酒、装药、装油多用葫芦，而此虫鸣叫之声恰如油从葫芦中倾注而出的声音。再加上此虫全身油光锃亮，正像陈年贮油的葫芦，故而得名“油葫芦”。在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三中曰：“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呦，曰油葫芦。”油葫芦的英文译名，有人就用拼音名 youhulu，也有写成黑色田蟋 BLACK FIELD CRICKETS。

油葫芦的学名(主要指北京油葫芦)为 *Teleogryl-*

lus emema (Ohmachi & Matsuura), 曾用名: *Gryllus testaceus* (Walker, 1869)、*Gryllus mitratus* (Burmeister, 1838)、*Teleogryllus mitratus* (Burmeister 1838)。本书主要叙述的是北京油葫芦谱系。在个别章节内为了使读者了解昆虫学知识,介绍了中国油葫芦属已记录的五个油葫芦种,五种油葫芦中除北京油葫芦外,还有银川油葫芦、南方油葫芦、黄褐油葫芦、拟京油葫芦。其他还有东北黑龙江大庆等地的一种与蚰蚰大小相近的小黑油葫芦,开牙时同蚰蚰一样可直头蛟斗,战斗力极强,暂定名为吴氏小油葫芦。待经仔细鉴定后再作定名。

另外为了照顾中国广大冬虫、鸣虫爱好者的习惯,根据中国从人工冬季鸣虫繁殖与观赏的传统观点,除蝈蝈等鸣虫外,冬虫分白虫和黑虫两大类。凡出秧后若虫浅色者统称“白虫”,如蚰蚰、榔头、老米嘴等。凡出秧后若虫呈黑色或深色者统称“黑虫”,均属油葫芦类。所以人工繁育或为冬季鸣叫的如南方油葫芦、银川油葫芦、黄褐油葫芦、拟京油葫芦以及花镜(双斑蟋)、巨蟋(花生大蟋)等均列入油葫芦这一大类中,故本书对双斑蟋、巨蟋(花生大蟋)等也作了详细描述与介绍。

第二节 中国油葫芦简史

中国悠久的蟋蟀文化史，内涵极为丰富多彩，包含着各种蟋蟀科、螽斯科的鸣虫，所以中国蟋蟀文化史就是中华鸣虫史，包含着中国油葫芦畜养历史。中国油葫芦畜养过程之记载也是中国蟋蟀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当时没有详细的昆虫分类学的严格概念，把像油葫芦这样似斗蟋而又能鸣叫者统称蟋蟀，就是现在我国南方沿海与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所谓的斗蟋，实际上斗的很多都是油葫芦。所以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推断，古代历史上很多关于蟋蟀的记载均有可能包含油葫芦在内，只有到明朝才有把油葫芦与斗蟋区分开的文字记载。

中华蟋蟀文化源远流长。早在 2500 年前的《诗经》中就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诗句记载。在《召南·草虫》中又有“嘒嘒草虫，趯趯阜螽”之诗句。在《礼记·月令》中有“季夏之月，蟋蟀在壁”等诗句。说明中国古代蟋蟀就为世人所关注，并作了最早的记载。中国从观赏、品声、比斗的角度畜养鸣虫与蟋蟀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在唐代天宝年间，五代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

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这说明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从宫中到庶民都有了为“夜听其声”即以听叫为目的蓄养鸣虫的习惯。在顾文荐《负暄杂录》中云：“斗蛭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可见竞斗蟋蟀亦始于唐代天宝年间。据昆虫学家考证，西安（即长安）地处西北，其斗蟋的数量与质量品种远不如山东、河北与江浙等地。但西安的油葫芦倒是数多体强。所以唐代记载的听叫与咬斗的鸣虫与蟋蟀，很有可能包括油葫芦（时人也称大蟋蟀）在内的。所以中国蟋蟀文化一开始就包括油葫芦在内。

到宋代，尤其是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在杭州西湖畔建半闲堂，大兴斗蟋之风，并写出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本《促织经》，是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蟋蟀的专著。可以看出宋朝从官方到民间所养蟋蟀多属真正斗蟋，不包括油葫芦。据传元时蒙古人喜虫者多养油葫芦。

明代中国斗蟋之风更盛，大明宣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就酷爱斗蟋，当时民谣之：“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代在北京出了袁宏道写《促织志》，廿多年后又刘侗写刘本《促织志》及《帝京景物略》，可以说明代蓄养鸣虫有三大进步：一是对蟋蟀等各鸣虫的品种与分类划分得更细更具体确切；二是发明人工繁

殖鸣虫的方法；三是从明代才见到描述油葫芦等鸣虫的记载。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记有“然塘之虫，又不止促织……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呦，曰油葫芦。”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曰：“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这些资料中都明确区分并记载了油葫芦当时的畜养之风。

明末刘侗的《促织志》专有“留”之一节，记录了明末发明人工繁殖蟋蟀与鸣虫，这是中国蟋蟀文化中人为畜养冬虫的开始，而冬季鸣虫中人们繁殖与畜养最多的首推油葫芦，其次才是蚰蚰、蝈蝈等。刘侗的《促织志》中曰“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多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翘成，渐以黑，匝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这说明了在明末已能用温室暖炕人工繁殖以听叫为目的的冬季鸣虫。因油葫芦用于听叫，鸣声悠扬婉转动人，同时又最泼辣容易繁育，成活率高，产量大，成为冬季鸣虫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冬日畜养油葫芦听叫之风的兴

起与发展。以后到清代人育冬虫有更大发展，康熙帝就喜爱鸣虫，清高士奇之《金螯退食笔记》载：“……至灯节则螯山灯内，奏乐既罢，勿闻蛩自螯山中出。”乾隆皇帝题诗《咏络纬》。清宫设专人“曰把式”繁育冬季鸣虫，按时育出供宫中皇帝王公大臣享用。民间繁育冬季鸣虫亦盛。《燕京岁时记》又载：“冬月之聒葫芦、油葫芦葫芦，佳者亦数十金一对，以紫润坚厚者为上，即所谓葫芦器者是也。”这是畜养冬虫油葫芦的配套虫具，晚清虫具葫芦器制作精细者“银镶牙嵌”，价格昂贵。

清时北京更继承了明时北京冬季人工繁育鸣虫的技术。中国蟋蟀文化分两大部分：即斗秋虫，听冬虫。繁育怡养冬季人工鸣虫占有中国虫文化的很大的比重，是中国虫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蟋蟀文化的后半。北京冬季室内都生火取暖，在发展冬虫方面远远优于南方，所以北京成为冬虫文化的发源地。北京人既养秋虫又养冬虫，据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乾隆时期“少年子弟好畜秋虫、曰蛩蛩，乃蟋蟀之别名。……此虫夏则鸣于郊原。秋日携来，笼悬窗牖，以佐蝉琴蛙鼓。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食以嫩黄豆芽、鲜红萝卜，偶于稠人广座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声助人叹息，而悠然自得之甚。”

冬虫价贵，有些富商大贾效学宫廷，自己雇把式，建暖房。既培育花草，又孵育鸣虫。检出那些个大体健、音色优美者留为己用，其余或送亲朋好友，或上街出售。有的暖房除了育鸣虫，甚至能育出各色蝴蝶、蜻蜓之类。逢年过节，朋来客往之际，主人便让把式摆出鲜花，搬出鸣虫，放出蝴蝶。酒酣耳热之时，只觉花香满室，虫鸣盈耳，不亚于英国贵族的“夏宫”。

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各种鸣虫的价格：“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蛞蛱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至十月，则蛞蛱者生，每枚可值数千矣。七月中旬则有蚰蚰儿，贵者可卖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胥青、琵琶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蚰蚰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鸣虫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同；时令不同，其价更为悬殊。最贵者是秋天的蚰蚰儿，即斗蟋，因其可资豪赌，所以一只可卖到“数金”之价。但到了冬季，身价便大跌，反不如大膀油葫芦值钱。因其叫声不如油葫芦那样悠扬起伏悦耳，当然，翅子蚰蚰这样的冬虫仍很值钱。蛐蛐虽只会鸣叫，但其价秋冬相差也很大。“沿街叫卖”的蛐蛐都是夏秋两季从山野里